

THE LABRADOR FROM CINCINNATI

Everybody Laughed.
The Dog Didn't.



FERDINANDO FREGA

來自 CINCINNATI 的拉布拉多

所有人都笑了。狗沒有。

The P&G Saga · 18

一直有一條社會規則，說的總是同一件事：人們在葬禮上笑，在婚禮上哭。對大多數人來說，它只是在某個念頭裡留下一絲微笑；但那些思考過的人，那些自以為是多數的人，堅持說這不是真的。

這就像五個月前告訴全世界：我每月只花70美元，就能爬遍整個網路，一直爬到跨國公司自家搜尋詞的最頂端——不花錢，不做廣告，不做SEO——大多數人會把這個訊息當成一個笑話，一笑了之，只看到它諷刺的一面。沒有人想到它可能是證據，也沒有人想到，諷刺只存在於做成這件事的那個人的行動之中。

但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：我父親的生日。一大早，我沒有事先告訴他，就去他永恆的住所看他：墓地。

這次相見混雜著淚水和微笑，但最終我用自己的方式為他慶祝了，就在這個故事裡，給他一個驚喜——這是最拿手的事，也是他最喜歡的事。

回到家，我發現妻子在哭。我以為她和我一起沉浸在這一天的情緒裡。並不是。她為我們的狗傷透了心：一隻10歲的美國拉布拉多，如今已是條老狗了，三天不肯吃東西，她卻找不到辦法。

就連狗醫生的上門——我從來沒把他升格為獸醫——也變成了人類醫學那套慣常的噩夢：付費出診、處方、檢驗，而他開著閃亮的新車，我站在那裡佩服他有多聰明。

於是我調查了這個問題，找到了原因。我妻子換掉了他從小吃到大的狗飼料牌子：一大袋10公斤裝，富含維生素，到處都在打廣告，出自一家我非常熟悉的公司，價格不過區區25美元。

Elisabetta，我的妻子，試了一個更便宜的新牌子，袋子上印著一隻美國拉布拉多母狗，她以為這能打動他。沒有。他就要那個牌子，只要那個牌子。

我妻子以為我在逗她，可當我抓了一把新狗飼料放進舊袋子裡，他就開始吃了——吃了第一口又立刻停下，看著我，好像在說我永遠也騙不了他。

面對這整個局面，我笑得像個瘋子，我妻子在哭，因為她以為狗快死了，而我女兒夾在中間，說我們倆都是白痴。

我牽著狗繩，帶他出去散步，一直走到一家寵物食品店的櫥窗前。就在那裡，正擺在櫥窗裡的，是他的牌子。他毫不掩飾：搖著尾巴，汪汪直叫，告訴我這就是他想要的。

我停下來向他解釋：我們正過著緊日子，他那麼喜歡的那個牌子曾是我一次攀登的目標，也許有一天我會讓他被任命為那個部門的總監——但眼下，他只能接受現實。

他是條狗，沒錯，這一點我們都同意。但他有一個優勢：他是美國狗，這讓他比世界上其他所有的狗都佔上風。

我們回到家，他開始吃了，我妻子好奇得要命，想知道發生了什麼。

我告訴她，我答應了他，讓他去Cincinnati一家跨國公司掌管PET&FOOD部門，而他相信了我——因為當一個姓Frega的人說了什麼，你最好豎起耳朵，並且永遠要想到，這事可能會成真。

Ferdinando